

卷十一

書名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二十卷 嘉靖十五年序新會鄧一新刊本
 撰者 唐 張九齡 撰，明 丘濬 編
 卷 卷十一
 內容分類 集 別集 唐五代 盛唐
 索書號 仁井田 集 N4003
 編號 D7130401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13040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仁井田 集 N400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二十卷 嘉靖十五年序新會鄧一新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一

頌
赫賦

龍池聖德頌并序

開元紀功德頌并序

聖應圖贊并序

元正歷握乾符頌并序

羽扇賦并序及御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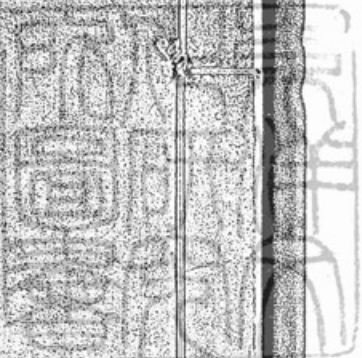
龍池聖德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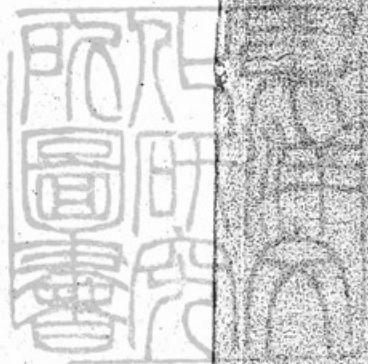
龍池聖德頌

聞皇天眷命元聖有作上帝何言



0 1 2 3 4 5 6 7 8 9 2





1005A



A22691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

勅書

勅書

勅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折書

勅突厥苾伽可汗書

勅突厥可汗書

勅金城公主書

勅劍南節度王昱書

勅突厥登利可汗書

勅突厥可汗書

勅突騎施毗伽可汗書



勅突厥可汗書

勅突厥可汗書

勅突厥可汗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磧西支度等使章仇兼瓊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折書

勅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折等卿比在蕃中已知才略一此行事十倍所聞既立殊勲又成大節何其壯

也可突干狡筭飛覆人面獸心事其君長不忠不義

處其種落無信無恩專持兩端隨事向背而殞愚蔽

與之同惡卿比觀變實為遠圖誅元凶而存一蕃行

權宜而合正道所全者大所慮實深今諸部帖然皆

卿之力也丘頃者携叛又甚崎嶇羊馬不保於孳生

田疇不安於耕種寄命山谷併力干戈總由頑凶致

此勞苦向若無卿此舉信彼所行以疲弊之殘人當

驍雄之巨衆彼則朝夕奔命此方歲月攻守而衆寡

不敵殲滅有期賴卿先見之明遽為轉禍之計以救

萬人之命以成萬代之名豈獨大功真為上智今將

疇其并賦異姓封王以旌厥庸且有後命在彼初有
變故乍應驚擾百姓既知想當安帖卿可與張守珪
量事處置務逐便宜今既一家愛同赤子惟其所欲
隨事撫存春初尚寒卿及衙官刺史縣令并百姓已
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必伽可汗書

勅突厥必伽可汗比數有信知彼平安良足慰也自
為父子情與年深中間往來親緣義合雖云異域何
殊一家邊境之人更無他慮甚善甚善此是兒可汗
能為承順副朕之所親厚人間恩好無以過之長保
此心終享福祿子孫萬代豈獨在今比秋氣漸冷卿
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可汗書

勅兒登里突厥可汗天不福善禍終彼國必伽可汗
傾逝聞以惻然自二十年間結為父子及此痛悼何
異所生又聞可汗繼立蕃落並得寧靜良深悲慰且
知無他朕與可汗先人情重骨肉亦既與朕為子可
汗即合為孫以孫比兒似踈少許今脩先父之業伏
繼往時之好此情更重只可從親若以為孫漸成踈
遠故欲可汗今者還且為兒義結既深當熟思此意

人情終始固亦可知葬事所須並依來請即與弔祭使將往必令及期言念宿昔深懷感愴春初猶冷可汗及平章事與首領部落並得如宜遣書指不多及

勅金城公主書

勅金城公主異域有懷連年不捨骨肉在愛固是難忘彼使近來具知安善又聞贊普情義是事叶和亦當善執柔謙永以為好前後所請諸物其中色種不違仍別有條錄可依領也春晚極暄想念如宜諸下並平安好今令內常侍竇元禮往遣書指不多及

勅劍南節度王昱書

勅劍南節度使益州長史王昱近得卿表知蒙歸義等效命出力自討西蠻彼持兩端宜其殘破苟非生事定是輸忠亦卿等指麾更張遠略諸部所請朝貢及蒙歸義等立功並委卿料若合行賞豈在不來時向炎蒸路且修阻郵傳之弊公私可知亦云重勞非是有惜想卿臨事思其所宜緣蠻落初寧當須計議若欲入奏亦任暫來春晚極暄卿比如宜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登利可汗書

勅突厥登利可汗日月流邁將逼葬期崩慕之心何

可堪處朕以父子之義情與年深及聞宅兆良以追悼前哥利施頡斤至所請葬料事事不違所以然者將答忠孝故喪紀之數禮物有加道之所存地亦何遠今又遣從叔金吾大將軍佺持節弔祭兼營護葬事佺宗室之長信行所推欲達其情必重其使以將厚意更敦前約且以為保忠信者可以示子孫息兵革者可以訓疆場故遣建碑立廟貽範紀功因命史官正辭朕亦親為篆寫以固終始想體至懷春中尚寒可汗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可汗書

義日深至於國計亦欲無別兒去年冬討雖有先言然兩蕃既歸國家亦即不合侵伐朕既與兒無間終不以此為懷契丹及奚諸蕃窮者土地不足以放牧羊馬不足以貪求遠勞師徒兼冒鋒敵勝不為武不勝亦危以此言之當務其大者突騎施本非貴種出自異姓惟在茲數誑誘群胡十數年間又承國家庇廕因其荒遠遂得苟存近日已來敢茲背德又知兒意亦欲破之前與先可汗舉哀其使不肯就哭當時辭拒彼使具知兒若總兵西行朕即出師相應安西

瀚海近巴加兵欲以滅之復何難也儻事捷之日羊馬土地總以與兒子女玉帛別有優賞信是長策可熟思之與兒情親故言及此耳今有少信物至宜領取春初尚寒兒及平章事首領百姓巴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騎施毗伽可汗書

勅突騎施毗伽可汗天地有正位鬼神有正主敢此違犯必有禍殃不信朕言但試看取可汗雖為君長實在幽荒陰陽之氣偏僻如此縱欲自大其如天何往年可汗初有冊立以我國家常為勢援諸蕃聞此

不敢動搖是我有大意於可汗行陰德於彼國自爾以後二十餘年情義相親結為父子可汗身自不覺豈不知彼之大援而戎俗少義見利生心故闕俟斤入朝行至北庭有隙因此計議即起異心何羯達所言即是被人自告蹤跡已露然始行誅邊頭事宜未是全失朕以擅殺彼使兼為罪書北庭破劉渙之家仍傳首於彼可汗縱有怨望亦合且有奏論朕若不依舉兵未晚而乃總無來狀即起凶謀侵我西州犯我四鎮連年累月馬死人亡於群胡已聞怨嗟於國家豈能大損中間使哥德都耽及安胡數半泥臨河

來此求和朕亦信受故遣使相逐其宣往意其後審
觀形勢全是詐欺故密勅半道令廻豈是元心有負
自爾之後侵犯不絕可汗有何兵衆遂此憑陵諸國
聞此豈不得計約算巴西諸國未敵我一兩大州可
汗亦應先知何煩遂爾為惡况安西北庭將士皆是
鐵石為心可汗具諳不煩更道此則承前輕舉彼自
無義却以我為失無乃重其過乎可汗向若有禮以
理論奏闕俟斤下羊馬數雖稍多欲為補答亦何足
難惟費一州庸調酬還則已大多而乃無義為讐暴
我邊鎮孤城小堡倉卒見危大率而言其數非少彼

若計索馬匹亦湏得此物忝是有識之類可不自
解思量又可汗正為寇敗闕伊難如從我界過葱嶺
捕獲并物奏來所有蕃書具言物數朕皆送還替普
其中一物不留可汗亦以此為詞謂言朕留此物且
蕃中貧薄所見不廣銀瓶香子將作珍奇黑球赤縻
亦為好物我中國雖在貧下固不以此為貴可汗宜
識此意勿妄生詞且闕伊難如越界可汗復邊頭作
梗如此不捉更捉何人適是邊軍明其用命觀可汗
求和之意此未有真心只擬誘引國家乘便取利如
此等事何用為之我國守信如天終不欺物謂天無

信物自無知然於四時終不差也可汗若遂能為惡
朕當別有處分三二年內試看若為必其自省前非
更思恩舊朕即棄捨大過父子如初可汗更有何憂
百姓皆得安樂一任可汗自料朕亦不復多言一一
在使者口具秋中漸冷可汗及公主衙官並平安好
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可汗書

勅兒可汗比來和市常有有限約承前馬數不過數千
去歲以兒初立欲相優賞特勤欲谷前至納馬倍多
故總與留看已給物市買中間蘇農賀勒兼領堅昆
馬來朕以一年再市舊無此法哥解骨支去日丁寧
示意又移健達于後到亦以理報知不遣重來須存
信約遂乃不依處分驅馬直來無禮無信是何道理
朕緣兒義重深為含容論其無知豈能不恠計兒忠
孝必無非理未委此等何故而然念其遠來磧路艱
苦勒令却退去似不相親今觀都賜蘇農賀勒下及
昆堅使下總二萬疋綰任其市易想兒知之其馬今
並勒令却去至彼之日以理告示也夏末甚熱兒及
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可汗書

勅兒突厥可汗道路既遠使命復稀近日已來音信斷絕朕每多懸念想所知之與兒情義既深庶事無間父子之國直往直來何異一家真無別也蘇農賀勒處刺達干等去歲將馬其數倍多又有諸蕃馬來亦是兒所發遣往者先可汗在日每年納馬不過三四千匹馬既無多物亦易辦此度所納前後一萬四千緣兒初立可汗朕又結為父子恩義相及不可却廻所以總留計物五十萬匹兼屬國家大禮並放天下租庸用度無窮非特和市緣此馬價通容稍遲處利達干未還不是故為留滯念悉此意當復寬心今見續續市易不久望了即當發遣廻日非賒在此還如當家去住亦何異也此後將馬來納必不可多還如先可汗時約有定准來使交易發遣易為事須久長不是限隔今故令趙惠琮往并有少信物別具委曲至宜領取秋氣漸冷兒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可汗書

勅突厥兒可汗內侍趙惠琮從彼還一一口具深慰遠懷兒表中猶言前年退馬多兼云蘇農賀處羅達干三年在此與兒更無間外庶事一家所以趙惠琮

去時皆以實報今者來報尚未體悉且去年所將馬來前後數倍常歲至於好惡未必皆以見知其中老弱病患及軀格全小不堪駕馭如何總留所以略簡多少仍是十退一二是在於兒處大為存情何故來章尚嫌多退必若留售惡馬亦恐諸蕃笑人兒既君長北番復與朕為父子須存分義使遠近知之勿信下人專由利動蘇農賀處羅達干等續續市買甚有次第雖校遲少計物並好於往時不久當迴亦勿恠也所欲遣使來者既為父子之國來往乃是尋常須知平安復申朝覲佇聞來使用慰朕心冬中極寒兒及平章事並平安好所有委曲皆使至口具遣書指不多及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緣國家先代公主既是舅甥以今日公主即為子婿如是重姻何待結約遇事足以相信隨情足以相親不知彼心復同以否近得四鎮節度使表云彼使人與突騎施交通但蘇祿小蕃負恩逆命贊普並既是親好即合同嫉頑凶何為却與惡人密相往來又將器物交通賂遺邊鎮守提防遏是常彼使潛行一比皆驚覺夜中格拒人或死傷比及審知亦

不總損所送金銀諸物及偷盜人等並休悉諾教藏
却將還彼既與贊普親厚豈復以此猜疑自欲坦懷
略無所隱縱通異域何慮異心又西南諸蠻元是異
類或叛或附恍惚無常往年被略彼蕃率種歸我緣
李知古處置失所又即翻然改圖彼此之間有何定
分而彼有來者乃云此先舉兵以蠻為詞未知孰是
今既無外當以此思之緣彼州鐵柱前書具報一言
不信朕豈厚誣更以相仍便非義也鐵柱書唐九徵
所作百姓咸知何不審之徒勞往復至於邊將在遠
下人邀功變好為惡誠亦有此非獨相規亦當自誠
如此覺察更有何憂萬事之間一無所限隔所以細
故無不盡言想所知之體至懷也晚春極暄贊普及
平章事首領並平安好有少信物別具委曲遣書指
不多及

勅磧西支度等使章仇兼瓊書

勅磧西支度營田等使兼知長行事殿中御史章仇
兼瓊近聞卿手足風緩頗有所廢而不敢言病竭心
在公良用嗟稱有古人之節西庭既無節度緩急不
相為憂藉卿使車兼有提振不獨長行轉運營田而
已事務方劇氣候又偏將攝之間自須得所今遣醫

人將藥就彼看療可與之商量隨病所宜冬寒卿比平安遣書指不多及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吐蕃贊普近竇元禮往事具前書贊普後來亦知彼意朕推心天下皆合大和况於彼蕃復是親姪仍加結約盟誓再三以至道言之此亦仁義不薄也而贊普且猶未信復是何心君長大蕃固不容易所云去年七月雋州將兵抄掠兼有該誘雋州之外尚隔諸蠻既背吐蕃自行寇抄掠而乃推托於我何為遙信虛詞且西南群蠻別是一物既不定於我亦不專於吐蕃去即不追來亦不拒乃是兩界所有只合任其所歸自數十年來或叛或附皆所親見豈假縷言往者此蠻背恩侵我邊鄙昆明即雋州之故縣鹽井乃昆明之本城今復舊疆何廢修築而云除却是何道理且邊境備守彼此常事今既和好何有嫌疑至如西自慈嶺已來沿邊諸處或地勢是要或水土是好彼有城鎮亦皆內侵朕既不解廣求更以自益緣已和好不可細論且八疊山築城改城置鎮皆入漢界何曾以此為言而彼即生詞未知何意邊城委任當擇忠良無信小人今得聞構夏中已執贊普

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自與彼蕃連姻亦已數代又與贊普結約于今五年入使往還未嘗有間朕以兩國通好百姓獲安子孫已來坐受其福壇場之事幸且無憂此雖境上有兵固是存而不用在彼邊事與此何殊近得來章又論蠻中地界所有本末前書具言贊普不體朕懷乃更傍引遠事若論蠻不屬漢宣復定屬吐蕃耶彼不得所即叛來此不得所即背去如此常事何乃固執復於國家何有朕豈利之至如彼中鐵柱

州圖地記是唐九徵所記之地誠有故事朕豈妄言所修城壁亦依故地若不行邊蠻曷為通和蠻中抄掠彼人勘問亦有此事緣其初附法令未行亦有姚雋邊人蒞險求利或入蠻同盜亦不可知既與贊普重親朕又君臨大國正欲混同六合豈復侵取一隅再三已論何乃不信顧慙薄德良用咨嗟且如小勃律國歸朝即是國家百姓前遭彼侵伐乃是違約之萌朕以結信既深不顧其小中間遣使曾不形言贊普何獨相尤而不思巴西之事所存既大當共成之近聞莽布支西行復有何故若與突騎施相合謀我積

西未必有成何須同惡若爾者欲先為惡乃以南蠻
為詞今料此情亦已有備近令勒兵數萬繼赴安西
儻有所傷慎勿為恠也朕心無所負事欲論平但國
家之所守者信鬼神之所助者順未有背道求福違
約能昌何況兵衆不可當而又天道所不假以此求
濟不亦難乎遠道所傳多應不實亦計贊普不合異
圖故令人審看定何緣也待潘息迴日更別具委曲
今附少物具如別數為路遠不得多附春首尚寒贊
普及公主比如宜也平章事並平安好今使內常侍
竇元禮遣書指不多及

文集卷第十一

委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勅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金城公主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金城公主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張待賓書

勅牛仙客書

勅張待賓書

勅護密國王書

勅護密國王書

勅識匿國王書

勅勃律國王書

勅諸國王葉護城使等書

勅罽賓國王書

勅日本國王書